



米芾拜石图

米芾之“癖”

□路来森

古人多“癖”好，可“癖”好之多如米芾者，少。

“异服癖”。米芾，虽宋人，但其衣冠却喜欢模仿唐人，常常是宽衣博带，招摇过市，引得众人围观，而他却不以为意，而且还因之得意非常。他喜欢戴一顶高檐帽，帽檐太高，坐不进轿子，就令拆去轿顶，露帽出行。冕以道因此说他怪模怪样，就像坐囚车游街的俘虏，他不以为忤，还因此高兴极了。

“洁癖”。米芾生性好洁，衣冠、器用不肯让人动，更不穿别人的衣服，不用别人的东西。他的身边，常常摆着清水，频频洗脸，却不擦拭，于是，就被人们称为“水淫”。米芾就要太常博士，要主持朝廷的祭祀活动，这时就要穿朝廷规定的祭服。米芾嫌祭服被人穿过，于是就回去洗了一遍又一遍，结果把祭服洗得变了色，他因此也被罢官。

也因为“洁癖”，米芾曾被人“嫌”：米芾与周穉交谊深厚，有一次米芾向周穉夸示自己收藏的一块美砚。周穉要先洗手，米芾因此很高兴。没有想到的是，周穉故意想逗他，就趁清水还没送到时，用口水试验发墨效果。米芾看到后，勃然变色，就让周穉把砚带走了。

周穉乐呵呵地走了，因此“赚”得米芾一块美砚。

最为可笑的是“米芾嫁女”。他为女儿挑来挑去，总是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后来，有个南方来的小伙子，名叫段拂，字去尘。米芾一看这个名字，就高兴地说：“这个年轻人好，已经拂去一次灰尘了，再去一次尘那就更干净。”于是，满意地将女儿嫁了过去。

“爱石癖”。米芾爱石，家中藏有不少。他得到了一块砚山，便抱着睡了三天，还请苏东坡为之作铭。米芾在无为做官时，听说河中有一块很大的怪石，就令人搬入衙门观赏。石头运到，他大为惊叹，当即命人备酒席，自己则整理衣冠，对石揖拜，口中还念叨：“我盼着见到你老兄可有二十年了。”这就是“米芾拜石”的典故，此后文人、画家多以此为题材作文、作画。

“爱砚癖”。米芾爱砚，爱到何种程度？为得到一方好砚，他竟斗胆“敲詐”皇帝。

一天，宋徽宗召米芾来写屏风，写罢，米芾就捧着御砚，跪下启奏道：“这砚台已被我用过了，不配让您再用，请赐我吧。”徽宗大笑，也就把砚赐给了米芾。其实，米芾抓住了宋徽宗喜欢“文人风雅”的特性。

因为爱砚成癖，米芾不仅喜欢收藏砚，而且还研究砚，并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部《砚史》。

■嫣然思语

在川西遇见云

□林姿

我遇见云，在川西
某个被阳光浸透的日子
一匹白云，像刚刚裁好的哈达
虔诚地献在贡嘎雪山冷峻的肩上

像一床豁然敞开的蓝色棉被
抖落满腔松软又透气的絮
飘在雅鲁江与百里青稞田
让天地也有了绵长的呼吸

我见它在玉龙拉措栖居
从雪线牵住风的缰绳，放牧群山
山如一头披着银鬃的牦牛
正低头啜饮冰湖的湛蓝

我见它向海拔五千米攀越
在经幡翻涌的山脊上铺开
沿着绵延起伏的公路与原野
掠过日通坝草原如浪的弧线

我见它悬停在卡萨湖青绿的瞳孔里
吐出酝酿整日的珍珠雨
用千万滴清亮的问候
轻轻叩响格桑花的梦扉

它是天空俯身时投下影
是高原凝固的风
是某种思绪的停顿
让川西的时间有了缱绻的慢

看云久了，心也轻了
山在云里，云在心里
仿佛一转身，就能化作那片云
越过高山与草甸，俗世与尘埃

回忆和大利先生同事的岁月

□杜辛

前几天，接到老领导程大利先生的电话，一阵惊喜。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我刚转业到出版社，大利先生是我到地方后的第一位领导。

之前我并不认识他。第一眼看到他谦和的神情和儒雅的举止，顿时消失了距离感。聊了一会儿完全放松下来，能感觉到先生身上的学问和读书人的背景。

先生让我先从事出版社的文秘工作。他似乎觉察到我的犹豫，鼓励我说：“大胆工作，在工作中学习。”

首次为全书写工作总结时，我吭哧三天才交差，估计领导最少也得修改一两天。哪晓得次日一大早，先生就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十几页的总结稿，已被他改成一片红，几乎重写了一遍。先生肯定是熬了通宵才改出来的，自己顿感惴惴不安，等着挨领导的批评。没想到大利先生却安慰我：“你刚进社对工作还不熟悉，没关系，熟悉就好了。”他充满善意的微笑打消了我的顾虑，那带磁性的声音一直留到今天。

在先生的耳濡目染下，我拿出当兵的狠劲，边工作边学习，狂补美术专业知识，钻研出版业务，工作很快上了轨道，江苏美术出版社的宣传工作得到业界好评，我也因此受到了表彰。

现在的年轻人爱把“996”挂在嘴边。其实，在大利先生主政苏美社的那些年，很多同事都在按“996”干活。先生作为一把手率先带头，工作不分昼夜，哪怕出差也带上一堆书稿阅读。平时在办公室，或与员工谈工作，或接待作者（多是画家、学者），要不就是和班子成员商量工作，不说忙得四脚朝天，也是分秒必争。先生给自己的论文集命名《宾退集》，意思是这些文章都是夜深人静时动笔完成的。

那年月没有加班费，也没有夜餐补助，大家自觉自愿地加班。省出版局的老蒋局长多次发现他下班时，出版大楼里其他社的楼层灯都熄了，只有美术社的几个编辑室窗口还亮着灯。记得筹备建社十周年展览时，每块展板都是出版社编辑们自己动手完成。那时还没有电脑制作，从设计到每一件模型制作全靠双手，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利先生与大家一起忙乎，追求最完美的视觉效果，一连好几天夜以继日，硬生生把一场出版成果展升华成轰动古都金陵的一次设计和出版完美融合的艺术展。开展后好评如潮，苏美社在社会上名声大振。

先生主政苏美社那些年，是该社的黄金岁月。一本又一本重要的画册接连出版，《中国民间秘藏》《李一氓藏画选》《中国油画》《苏联民间美术》《中国砖铭》《中国贵州苗族刺绣》《中国当代美术研究》等，还有规模宏大、皇皇几十卷的《敦煌石窟艺术》和《老房子》等大型出版物相继问世，出版社因此成为媒体关注的对象，几次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大利先生访问新加坡时，一幅幼儿园挂图《走路轻，说话轻，放下东西也要轻》触动了先生的神经。美术家对孩子的养成教育能做什么呢？由先生创意构思，苏美社领导集体上阵，组织全社力量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的国内第一套儿童养成教育图书《童规》诞生了，一出版就深受儿童和家长的欢迎，首印80万册很快销售一空。《新闻联播》在40天里两次播出《童规》的出版消息，还有一期《焦点访谈》。央视记者采访时问他《童规》成功的秘诀，先生回答：“这是苏美社集体的智慧，我们苏美社藏龙卧虎，人才济济。”

1997年先生被选调进京，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的领导。对大利先生的调走，单位老同事依依不舍，我也有一段时间怅



程大利

然若失，连续多年给先生寄贺卡。很多同事也和我一样，大家都怀念和他一起工作的日子。

我常想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就因为先生曾是我的领导吗？当然不是，是因为先生身上有一种浓郁的人情味。

为了把书法家乐泉调到苏美社里来，他一次又一次地跑局人事处。一位编辑工作拖拉，有领导主张给予严厉批评，被先生制止。他说：“首先，要看他的工作成果。他编辑的书读者喜欢，又能获奖，这是社里的人才，应该帮助他改进，提高工作效率。”苏美社去北京办《老房子》图片展时，卧铺票一票难求，先生和大家一起坐十几个小时的硬座到北京。一下火车，先生不顾舟车劳顿带着大伙直奔展场工作。第一次在国家博物馆巨大的展厅布展，时间紧，要求高，工作量非常大。先生和大家一起布展。累了，一拨人就靠着墙角，边歇息边听先生讲笑话逗乐儿。

那次图片展动静很大，领导和媒体记者很关注，最兴奋的是前来观展的首都观众。一股关于中国传统老房子的文化热，

悄然在海内外蔓延。

当记者就老房子话题采访先生时，先生让记者去采访选题策划人和责编朱成梁，采访摄影家李玉祥。他说：“这套书和图片展的秘密都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他们扛着相机与推土机赛跑，抢在老房子被拆前留下最后的瞬间。”而我知道，作为一把手的先生，为了这套选题进入国家出版规划出了多少力，从资金落实到印刷装订费了多少周折！

江苏是全国最早出版单张年历和挂历的省份。山口百惠的照片和亚当斯的风光全开像通过苏美社的出版，走进了千家万户，成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共同记忆。不仅如此，苏美社的中堂、四条屏和单张年历因为创新迭出，不仅获得了很高的订货码洋，还屡屡在全国评奖中获奖。这些贴近生活、深受农民喜爱的出版物的不断推出，和先生熟悉农村，经常带领编辑到农村调研，掌握图书市场的第一手信息大有关联。当然，还有出版社联谊会上的公关，不仅苏美社的员工，很多书店的经理和订货人员，以能和先生成为朋友而自豪。先生身上浓郁的“人情味”，大概也是他的天性。

2008年1月，先生从中国美术出版总社领导岗位上退休。同时，他被中国国家画院聘为院务委员、导师委员会委员。接着，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研究员。先生的艺术家生涯又开启另一个传奇。

今年，先生80岁了。我在先生的古风《八十抒怀》中读到了这样的诗句：“白发老学童，尚喜未聾聩。为问青藤杖，可许攀云嵩。”诗言志。已在高峰的先生，抒发了仍将登攀的壮志。我想，老领导程大利先生，是在激励自己开创更高的境界，实现人生的座右铭——“完成最好的自己”。

（作者为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马尔代夫风光

赖名芳 摄

十里杏花湖

□刘千生

但让人扼腕的是杏花溪的清流变成了黑水，鱼虾匿迹了。煤炭产业链的黑色污染如同淘气的黑蝴蝶，很难驱离殆尽。

身处煤城的矿区人都知道矿务局是国家的，生产的原煤都用来洗精煤满足国家钢铁工业对冶金焦的急需，由此也养成了惜煤如金的习惯，生活用煤都烧洗精煤滤出的泥煤，当年的矿工几乎家家门外都砌一个泥煤池。用人力车到矿上拉泥煤，路坑颠簸车后围管子底漏掉一坨泥煤，赶紧用车用煤锹收拾干净。在矿上长大的孩子，差不多都有童年爬炉渣坡捡煤核，矿区人叫捡蓝炭的经历。煤城的生活环境也养出了煤城特色的文化，出了一批以画矿区人物肖像成名的画家。20世纪80年代的工人画家韩文红创作了国画《矿工的妻子》，描绘的正是矿工家属清理煤矸时细心检出蓝炭的场景，不仅入选全国大展，还登在了《人民日报》的大地副刊上。

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并开矿区的煤炭产能已进入衰老期，但是十里煤城的工业基础和资金积累，还是为地上煤炭产业链和建材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因此并开矿区十里煤城的城市化进程明显优于周边的农业县。中年以后，我在矿区广电局长岗位上任职，在完成光纤铺设有线电视入户工程以后，对外报道的新闻稿中，也多次引以为傲地写道，并开矿区率先成为太行山区第一个实现自来水、生活用电、煤气和有线电视“四进家院”全覆盖的县区。

跨世纪以后的第二个10年，我已是

退休之年了。矿区发展战略和经济结构进行大力度调整，转型升级绿色崛起的战鼓擂响。国家将并开矿区列为“国家级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试点”，随着大气污染治理力度的加大，十里煤城关闭了所有焦化厂和中小洗煤厂、水泥厂等排放不达标企业，付出超过百分之七十GDP的产能代价。杏花湖生态公园的建设也赫然列为区政府民生项目建设的头号工程。经历了转型升级的剧烈阵痛，科技特钢城、装备制造业、生态新矿区悄然崛起，曾经不敢穿白衬衣的十里煤城跻身全国新型城镇化百强区行列。杏花湖边建起了太行山区第一流的体育公园，成为球类、田径诸多体育健身爱好者向往的乐园。新建的儿童游乐场，更是让祖国的未来之星欢欣鼓舞。

在太行山区如若星河的民间故事传说中，有一个黑白双龙穿五陞润三川的故事。而这龙的传说故事中几乎都与水脉相关。这个美丽神话传说对应的是冀晋交界处的娘子关水脉，潜流透过矿区地层至东边隔着群山的威州泉域。传说白龙性温，在娘子关露头吐息昂首振鳞，丰盈了绵河水源，滋润了三川九岭；而这黑龙性暴，从娘子关一头扎地，穿过并开矿区的奥陶纪石灰岩水层渗透群山，造就了威州泉域的湿地奇观。黑龙的中间腰背正是并开矿区盆地煤田，地上亮眼的风景就是并开矿区即历史上正丰矿段家楼建筑群。春风十里的杏花湖距此也仅两千米之遥。老辈儿的矿工口口相传，抗战十四年日寇疯狂盗金让黑龙震怒，搅动地河穿壁喷发

淹了正丰矿，让鬼子直到投降不能采煤。新中国成立后排水锁龙不仅恢复了生产，还在20世纪70年代又把锁住的黑龙打开，安装了两台管径45厘米的大泵，天旱时把煤层夹壁的地河水提到了200多米高的地方。两条管道像两条龙又吐银的长龙，不仅补充横贯矿区盆地绵左干渠灌溉农田的水量，同时也谱写了一曲煤海牵龙的工农协作颂歌。我在18岁那年，曾经参加过为不影响三矿采煤，绵左干渠改线穿行清凉山麓3200米的地下长龙的开凿，深知地下凿洞与矿井下采煤一样艰辛，需要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献精神。因了这段经历，我格外对战斗在矿井下一线的矿工心怀崇敬。

人生永难忘怀的永远是出生、求学、抛洒心血汗水和生儿育女的那方热土。近十多年中我虽然在三亚清水湾过冬，但还时时关注并开矿区的信息动态，浏览手机看到了央视播放的矿区融媒体记者用无人机拍摄的杏花湖《春日山城美如画》短视频，便按捺不住似箭归心、匆忙成行。

漫步在湖区的廊桥上，油然而生出“我家就在岸上住”的怡情惬意。是的，虽然我曾为写长篇小说而环球采风，也曾游历神州尽赏名山大川，而再回首杏花湖畔这片热土，仍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徜徉在杏花湖畔的森林中，面对波平如镜映出绿色太行的壮美身影，再环顾现代城市鳞次栉比的建筑的美丽群像，还有杨柳依依、桃李争春，天鹅来仪、仙鹤啄波，这宛如仙境的湖光山色，这活跃市民有氧运动的城市绿肺，让人思接千载，遐想联翩。无人机、AI机器人都已经实际应用了，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不正是神话变为现实的时代壮举啊！

永别了，十里煤城的黑色梦幻；祝福你，十里杏花湖的春风福报！

（作者为石家庄市作协原副主席）

如今，河北并开这因煤而兴的十里煤城，已然华丽转身变成了冀西山区的康养胜地，京津冀行风光旅游的打卡地。而春风十里的杏花湖，段家楼、正丰矿左岸也成为了游客享受现实、缅怀历史必赏的风景线。我在三亚清水湾过冬十年，充分感受了南海春天的柔婉，及至又回到杏花湖边漫步，才真切感受到北方的凉爽，因为早晚温差大、四季分明，神清气爽的感觉非常充裕。

我家的四合院就在杏花湖北不过一箭之地，现在湖区的面积基本上都是我们横西村的地界。驰誉中外的百年并开煤矿第一座矿井就在横西村边，100多年前由中德合资。战天斗地的年代我当过生产队长，曾经带领社员们秋收种麦，在杏花湖区平整采煤塌陷的土地。那时杏花溪鱼虾蹦跳，水质极佳，我们渴了就用饭罐舀杏花溪的水喝，竟然不用担心肠胃不适。在我睁眼看世界的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批准矿区析出并开县单独设县。我也随着矿区的发展从青涩走向成熟；少年时代的十里煤城天轮飞转，煤山和研石山比肩，一切都被黑色的氛围主宰，穿白衬衣上街领口袖口一天见黑，连吐口痰也带黑丝。青年时代的矿区连续煤炭产量翻高创纪录，杏花湖区处在煤田的中心地带。并开煤矿的主焦煤是驰名中外的拳头产品，每一个国家的钢铁腾飞都离不开主焦煤的支撑，历史上德日两个老牌工业帝国曾疯狂掠夺。这里是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八路军必克的重点目标，聂荣臻元帅也在此留下救助日本小姑娘的佳话。新中国成立后，首钢建成后第一炉钢用的就是并开煤矿直供的冶金焦，之后几十年都大量供应首钢和鞍钢高炉用焦。跨过而立年届不惑，改革大潮涌起，矿区洗煤厂和焦化业异军突起，冶金焦洗精煤产量连年翻高，成为工业兴区的支柱产业，也是推动城市扩容的强大动能。